





吾當請觀音大士來必能賜汝目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  
大士來矣尋見大士身披白衣如仙裝杖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  
代為乞目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  
携大筐籃以荷葉蓮華覆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  
枚令取酒一卮吞之陳公強飲客客有聲懼然而醒而兩眶中已  
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仇不久 大清  
一至此輩無噍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也酉舉于鄉忽一人遺  
之書轉瞬其人已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點佑聯科九字  
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郎中權關荊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  
三人寸磔於市

此事初聞之陳良昭先生寓余弟子顧伊人刻之武安王集者

也次黃梅令徐長午亦曰此余姻親也其事極確無不目見者  
但其眼珠微小直視而光外溢與平人稍異嘉善徐季方亦云  
陳任戶部一事時余于都中見之其目實羊睛也嗚呼陳公以  
好善誠心設廟感此奇緣大士以千手眼轉瞽復瞻神通廣大  
神佛報應速於反掌可不懼哉

二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贊皇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  
萬民頌德忽一日至凌聖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  
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怪之問宿世云何趙曰某前生  
於某法師會下為聽經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慧余二十六歲以  
疾臨危師謂余曰汝道力未堅此去已入紅福以未嘗修大福亦



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迄遂終自入出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矣太守勉白直指公李權谿注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余友河間太守凌聖功親說此事

三

麻城西坂劉某隨族叔劉仲至真定府固城縣為主大魯密救三人命後闖賊至城潰縣令出走避難劉君押其家屬回黃途遇賊兵被殺其神魂返麻城謁東嶽帝帝曰汝救三命應得善生帝令侍吏訪城中善門無子者吏以醫生趙鳳儀號時雍報帝令取善惡簿察之見趙君曾淹死五女法當絕嗣人檢善簿見某年於大

雪中曾施錢一文與寒乞僧僧乃菩薩假裝寒相試人者也帝曰此一錢功德甚大應與其嗣遂遣劉君託生臨行帝語曰汝去九歲當有孝廉贈汝妻某歲入泮某年補廩一生享厚福後趙氏生一子纔出母胎即叫云我西坂劉某也東嶽帝遣我與趙氏為後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產業借貸彼此未明速喚吾妻子來趙時雍即請其妻孥至小兒歷數舊逋令妻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九歲果為鄧孝廉塔後功名出處一如帝命焉

此事余友梅惠連有紀事流布戊戌冬余在黃州安國寺志脾疾甚苦遣張龍字鎮臺請趙君時雍在署令整余疾應手而愈余問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趙君曰千真萬真余詢其名與字趙曰特為此故名曰默字弱言而東嶽冥中種種公案則皆



豚兒口述也

四

太倉徐成民庠友季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真官從崇禎庚午年始畫為書生夜則判斷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暗坐體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音響洪厲陰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火紙筆記錄哀成大冊題曰婁東冥判九州管內處處流通判善惡報應如照膽臺覽者不寒而慄

此余庚午念佛會友也為人淳厚質朴木訥寡言除讀書外止知念佛忽受真職音吐高亮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從未寓目一當對簿則引經據史出入佛藏字字精鑿真不可解其判中有教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

嘗增減一字如是者十餘年成民乃作自言初為閻君分司死去乃實受職此婁東昔年一大異事余所目擊而身相與者也

五

僧圓通常熟梅里人中年持齋忽奉閻君批文命追攝生人初至冥府見頭門外有一井亭奉符者到彼着皮襖持大棍戴虎面向井一照身即騰空渡海穿山頃刻千萬里所攝人振在棍上有而飛行雖一二十人輕如羽也每五日一值班圓通心厭之百計求脫未能也乃出家剃髮為僧依舊供職迨至于乙酉冬同慧天師至玄墓剖石和尚座下稟受三壇大戒畢其役頓除永不克追魂使矣

六



嘉定一老儒名朱經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一日見二冥使  
來請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為冥府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  
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遂不驚上至階閻君  
下座相揖賓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  
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  
殺其母者惡妻也許昌外歸一知消耗即當點妻首官正罪方是  
孝子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是雖不親弑母而以春  
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越境例斷之是與於弑母之甚者也斷  
曰弑母誰曰不宜閻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揖令下階勅引遍視  
地府方送而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其子為父刊實錄  
請予作序故知其詳

七

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暴亡世在秦州報到僧已粘席  
矣將殮復甦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後計殺  
之以滅口夾恨極訟之閻君追攝對理真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  
為僧汝快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圓承旨遂立願三年  
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首肯遂得再生因乞一冥使  
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教百僧道乘光誦經須  
臾復暗問何處祈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勿攬施主藏經雖得  
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暗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  
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先現現而即汝使久處黑獄也隱圓回生  
三年酬愿畢復參學靈隱焉



天寧靈隱衲子屢向余說情事皆同補經一款世間釋道視因果為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異其久處黑陷地獄不得補經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為施主了此功德之為快哉稍一捱排嗟憐何及矣

八

麻城一富僧碧璫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寨保衛一方徒無窮欲受戒璫不許徒夜走至杏宮和尚處稟戒而回碧璫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韋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以寶杵擊之璫叩頭求懺韋天曰念汝修寨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璫狂叫而醒教日內忽右臂暗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橋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焉余

師姪吼水述其詳

九

寧波一小民張斌住崔尚書廊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長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鬚念佛一救珠即記一莖裝竹籠中每歲除夕焚地藏殿寶庫內已幾十年矣適崔尚書患發背死至冥府冥君怒目教其平日過惡崔公曰能縱我回陽一修福業以贖罪乎冥君曰汝所蓄皆作業錢此間用不着汝祖屋民張斌反有金錢幾倉在此能易一萬來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回此事極易第張斌赤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聲亦注一銀錢張斌至心念佛以蒲鞋鬚記數積有幾倉耳遂放在回陽立呼張斌告曰汝陰府積有金錢可充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



蒲鞋鬚記數燒地成紙爐者是也張斌曰此或有之若果有用但  
隨尊意乃令書券以實銀一萬易之請信焚券回向崔疾漸愈張  
斌曰吾年已邁無用此物矣乃以其銀造一大橋費幾千金復建  
一庵接眾至今號張斌橋焉

余昔館錢希聲州侯署中希翁兄弟數焉余言此事丁丑余參  
天童寮老人亦曾過此橋蓋確實非謬者

十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澆燭故以著名儲居要門一屋子身長齊書  
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閭內外數十夫燭舖皆爭迎澆燭以燭係  
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澆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  
語店王云吾積有薄貲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

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故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眾店物非吾一  
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匙鑰  
授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眾大利齋傳  
及菴院接眾處皆分惠作福竟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  
門道俗送龕火化者千萬人焉

此崇禎甲戌年事也余嘗聞中齊其徒陸送龕回稱述不已

十一

太倉上舍吳叔實諱禹與余皆從學業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  
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世念沐浴中延隆福寺印初法師宣授三  
皈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令掌通吳頃復開目語妻兄王煜容先  
生曰吾纔發永絕塵世願勇往念阿彌陀佛夜床下躍出竟是還



華世訥自高平日何善乃善人世人努力言說索水自照中夜恍  
悟曰今生吳叔實前生徐和而後大呼快哉而逝有異香發于室  
佛法一也然此行發願真誠念佛功必烈于平時者專與不專  
也平時散心念佛萬千本必好方居者級惡和十念遂得往生  
穢夫聞杖上鈴響一聲起佛事何哉蓋由死臨冥界  
獄火在日大怖切心更無惡緣中無善願忽然佛號一聲如大  
震雷如泰山崩平時積業不常陰靈透散而業卵粉碎矣尚何  
地獄不空而淨土不現哉叔實以僧轉劫既有風根臨行又稟  
皈戒勇猛念佛蓮華湧現無足疑者世人努力實乃至言也庚  
午余曾同叔實放生海印卷王奉常父子皆有傳記見聞最確

十二

吳門王建素行謹飭忽一日無疾晝死隨青衣至冥府閻君鞠勸  
係是誤攝所應攝者乃山東王健也建由是得生出冥殿見地獄  
黑焰蔽空嗥叫聲如雷吼三老僧跏趺大樹巔每獄人痛聲騰沸  
以淨水灑之聲即停寢建近前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  
建與報國茂林律師素相識見亦在冥府聚談談錫如平時建自  
有回生記

十三

明周秀才諱某素方正家極貧實為門齋數年于屋一間拆舊竈  
竈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因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  
筆書銀面云若是我財須是明向來竟袖玉符門外登渡船擲  
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夫然亦獲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



不見二人大開松之六年夫字獲加羽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  
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是歲御試周公克中善例本府小鹿鳴宴  
每舉子有牌坊銀百金至而前事多疑且第恰在周君前表共驚  
異後成進士

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魏世現明成絕世方正使樂指暗物福  
澤定止此矣安有後一段事乎人人知科甲為大利當小利  
現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及魏真大學問且易及哉此周翼  
宣業師鄉友業師古君子也累為顯言如此

十四

崑山顧瑞屏先生諱錫疇字九疇崇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變後  
闔門悲慘誓以死殉父筍洲翁自餓死瑞翁後在温州丙戌六月

十六日為同事賀君克所害沉之江華亭令張訥洲字太羹公門  
生也好請乩仙忽瑞翁來降太羹怪問曰老師何時登道乩曰  
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克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  
何仇乩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鉢回路逢巨蛇以杖  
擊殺之賀即蛇後身也克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切勿報  
仇張公立遣人至温州瓊跡之一一不爽後君克入海亦為人祈  
殺

余已丑秋在吳中開元寺頌反吳純祐來晤余以其曾為永嘉  
令談及瑞翁事純祐曰此弟祈身經而目擊者也丙戌六月十  
六日弟燕瑞老於江心寺片夜話列明晨報瑞翁被害弟召募  
漁人捕之無影響當夜亦瑞翁主亦中余急命被之登舟瑞翁



曰余前世為天台老僧誤殺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營我後事者以公前世係我徒孫有方外一脈親故也明日但向某灣尋之余即在矣早起詢諸人果有其蹤一尋而獲乃力助扶欄歸窳祖塋焉純祐諱國杰庚辰進士公殁後三年司理席君啟事亦遇公降比問智因果公雷詩云我昔曾為僧彼亦在山林蟒蛇當孔道山人皆為驚老僧提錫杖隨步出山門動起無名火杖下化為塵風緣前已定從此樂天真三事一轍也溫友蔡君符親傳

十五

太倉張受先先生諱采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發榜前有友夢會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不甚信佛獨信關帝乙酉元旦夢帝送一乾坤正氣扁到家公大喜連人說頃先是州中豪僕吏胥多結黨盡民公負性剛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其罪羣小銜恨欲甘心焉是歲五月十三乘亂要劫公於路擁至城隍廟叢殿慘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城隍神以身翼蔽公公僵仆不動羣小謂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棄之小較場關王廟側夜分廟中一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此恐有毀傷吾等當昇還其家然無別物可盛乃下一鉢中運氣扁昇馬到家以酒漿灌之忽啓動得甦調養不半月而愈真神如此明年捕兇黨駢斬於市公係余諸生時業師也素不信佛獨敬崑山西寺空林禪師謂是真僧戊子五月三十日赴易簣命請至語曰吾儒書都讀過獨未留心內典今命已垂盡留思佛法一看最妙生死關頭斷



斷少他不得惜無反矣生平以鮮克友有二業特請教僧禮築  
懺一為洗滌懺完吾師去之故此告別至西分問曰懺完未答  
已完遂泊然而逝嗚呼師嚴氣正性動思濟世雖以忤羣小罹  
難然自此以後絕跡人世不入城闕不面當事避荒于野卒得  
全歸焉天不以此玉成其志節故平日雖與佛法無緣而臨行  
悔悟其言大善豈非夙有慧性現名士宰官身者耶昔頌頌侍  
師側商確古今文藝極蒙器愛一談及佛法便面赤責讓及顯  
以甲中之變慟哭別廟焚書出家師却極口讚歎甫里許孟宏  
居士請余開梅花墅為海巖菴師遺書獎曰原達以勝人宜居  
勝地吾師乎惡知他生後世不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  
至深悉願末甚詳附記於此

十六

太倉吳瞻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雜餘業  
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呪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  
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後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  
目前親見攢盒每格下襯錦繡上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  
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臼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子孫皆以學佛  
世其家焉

此顯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拙鈍而又看相  
登記十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淨土一門貴  
在積功累行竟不必尋言看相也

十七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恩寺高僧建大悲殿少  
塔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素師以來尚未成衆僧  
不便權借塔石作害後施主來見問故師曰色已另作一好功德  
再尋銀完塔也施主銜恨後弱師遇此後一沙彌忽發願主事者  
以芒繩縛之反鎖一室明晨沙彌忽逃出人問誰為汝解縛開鎖  
乎願僧曰弱菴和尚也衆疑誕妄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誕實  
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淨真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  
可說汝輩徒衆遠為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  
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虧此沙彌已願頭上無火  
光吾得借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衆如命起石并集僧誦  
梵網經師乃去學人笑即在白雀親見口述

十八

黃梅石氏子收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猪售與屠  
人取贖酌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汝  
家所賣五爪猪此殺不得者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  
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齋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  
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惺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  
是夜屠人亦夢一猪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  
非猪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遣我  
還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若人等覺之驚呆不敢殺凌晨牽  
猪還石氏互相述夢人為詫怪乃共誌誓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  
何處修行去猪即出州望東禪寺投奔至無人引導九主人錫壁



師命之曰夢修今不論親疎呼夢修即應余乃與授三飯五戒焉  
係甲辰年五月初三日

十九

蘇州孝廉戴星歸時吳恆父宜甫從凡務公石房皆名士也恆生  
而高慧父質其功名于無業泐大師此判曰此子以工部終身及  
長某年登賢書自性癡狂行多蕩檢夫不利于鄉黨吳中呼為戴  
癡既而受害者眾履其惡款控之工部工部物勘得實加嚴刑卒  
于獄忽本城某暴亡家人以身煖三日未殮已而復甦告家人曰  
速買一舟吾欲往嘉興去家人皆訝曰人雖甦而語帶邪未為佳  
兆也某曰吾並非邪前在真府見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驗耳家  
人問故某曰吾在閻君處見本城戴癡造解至對簿閻君見其惡

款威怒立命付油鍋殿前平地上即湧一油鍋獄卒又戴癡下鍋  
戴厲聲呼南無喝囉怛那多囉夜耶一句油鍋迸散復為平地地  
上湧一蓮華真君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再誦咒刑復  
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託生自受報去獄吏奏嘉興一府  
吏姓某者三世為惡遠打醮求子冥君即勅令去投胎限某時日  
生吾去彼正其時矣家人不得已具舟侍行至嘉興果得其吏達  
生子已三日賀家填門作湯餅會與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  
部終身者乃甦于工部以終其身也

昔金聖歎館戴宜甫香勤齋無業泐大師附聖歎筆以余時往  
叩之與宜甫友善見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  
謂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泐師竟藏隱語耶然宜甫



篤信大悲呪故其子亦童而首之雖癡惡病狂而冥府油錫奉以夫口誦呪而竟為呼佛法神奇梵呪靈驗真煩惱海中夫甘露也

二十

僧某在俗時種園為業偶鄰家一猪食其菜怒以鋤撲殺之後出家住於昌北門外三官殿夜夢一黑衣人謂曰我止食汝幾莖菜便害我命我今已變為虎汝縱任天上必報汝仇也僧寤而恐有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塔磯突出江心壁立數仞非舟莫渡僧遂往栖止忽一日早起出門望江見一獸浮巨浪而來意謂是牛也近前囑之忽躍起一虎噬其僧立斃萬人皆駭係甲午年除夕也

二十一

崑山王澄川先生諱永祚官郎陽制臺時買大楠木十餘棵田崑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工氏篤好佛謂兒子房曰視有造大佛殿處必捨此為棟梁乃浸在西園外漪園前大節鉞上公欲造水車船點兵下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屹然不動土公不信親巡至崑點兵垂五百人拽之復不動土公歎曰此神木也杭州昭慶寺遠建大殿及天湧戒壇缺九架大棟梁僧徒往子房告募子房曰此未母夙願也然土公曾致百兵拽不動師能拽之吾即捨矣寺僧遣四十餘人奉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兩殿為西湖巨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為全親述

二十二



楚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壽佛偶舟次江潯日  
色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本漚浮水面公命舟人撿起置於船頭一  
夜熾燄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開木匣乃一部篆  
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摹  
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  
刻本流傳於世焉

二十三

崑山魏應之居真義鎮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子韶同榻  
寢忽夢中狂笑大敬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夢至冥府見曹官  
抱生死簿至余問我在簿否官曰汝乃在一簿固索之乃在縊死  
簿上名下註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縊書察余笑而問曰我何罪至

此官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展  
或可免遂語子韶曰姪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晚夕念佛精  
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衆咻曰此夢耳何為所惑乎漸漸意改遂  
開齋戒癸酉春無故為書齋門縊死屈指舊夢恰恰三年

癸酉余下帷子韶春祺室中應之特來聚首忽一日袖一宋榻  
蘇黃帖贈余曰此舊館范長白司馬家物也余不受應之固留  
余案不三日其子披髮蒙面瓦報應之已縊死余大驚乃售此  
帖與社友顏仲莊得二金易棺與之真大異事

二十四

麻城東郊外齊公王君長壽三歲忽染惡瘡周身糜爛痛不能忍  
心生退悔一親友往問疾慰諭曰公持齋人也佛天當黑祐汝王



君曰吾持齋三載反想此惡報齋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齋  
費與我得不王君曰如何費友曰莫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  
八錢也王君大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破齋戒當晚忽見二鬼使  
來大罵曰汝以薄福十箇月前命祿已盡以持齋故延捱至今今  
乃責去命算反透在汝身矣立勾攝魂行王君叩頭流血求緩一  
夕當退銀誓復長齋急呼親友索券友曰吾祇持券歸便於佛前  
禱告焚化矣王君悔恨立死

二十五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迴  
避排數十尿管往來人渡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搜轉  
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反壁廟焉

不論僧俗當修細行凡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面墻壁或傍竹  
樹斷不可向三寶塔寺及大小神廟即虛空日月星宿等皆宜  
迴避若恣意洩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廟事  
可悟

二十六

休寧趙朝奉合伴走海洋回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山沙灘揚帆  
徑返趙君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四顧無人乃撥棹養歷  
盤曲上至山嶽忽見平處中有大寺金碧輝煌喜曰吾得生矣乃  
投寺見異相僧四五百懇求收卹一僧引至廚下令充火頭一僧  
數月偶問一僧曰但見衆師早食至午齋都不見何也僧曰赴施  
主齋去趙君曰弟子雖未削髮為通人已數月可獲我一齋于僧



曰可次日傍午老僧招至僻處告云我等皆羅漢也汝有夙緣吾帶汝去乃令入編衫大袖中打坐立即騰空大海波濤聲甚洶湧旋聞雞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道場聚集僧振鈴宣疏云奉為已故趙某府君修齋禮懺乃其子為父題忌燒薦也趙君動念曰安得一傳信與家人知我尚存乎老僧已知語曰汝欲傳信乎趙君曰諾今出袖置屋脊上回頭忽失老僧家人驚見屋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一家喜踴躍君雖喜恨失羅漢又極悲苦乃畫海上寺圖捐資數萬創一大寺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乃明初事也余已亥夏至寺見殿碑無數因悉題末

二十七

御史王珙字大美號長石新州人官蘇松直指初苦無子以祈嗣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遣開建黃梅四祖寺因念創醫祖殿於正位必保得子公篤信願發苦心乃獨力創建備經壯麗甲於楚中殿成公旋得子又闖賊將破新忽一老僧跣坐公門七日公出見問何所募僧曰不募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奉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削乎老僧曰稍避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香黑布帳幃幔畫製為僧帽將不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寺全家獲免

此余四祖現前公案也公建殿不為祈嗣乃一家九十餘口因此得全所謂買鐵得金也嗚呼曾預佛法無量而作福進人也哉



余崑山友孝廉張鴻已諱大廉曾祖虛江先生諱邦憲任雲南御史其父初標一小船為業忽一村翁來催船手攜一黃布袱問何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項已變價攜往婿家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早掃船見黃布袱在手提甚重張公曰此昨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艤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返至張公曰汝物在敬來還汝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虛江先生登科甲為顯官孫魯得乙丑進士晉江令魯傳初任學博後亦居高位魯唯癸丑會魁歷任至八閩方伯子孫蕃衍所居地今名張浦

虛江先生教養皆寄外家初預童子試有名欲就府試到舟別

父曰已出案欲往府父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其慙懣如此附發一笑

己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聲諱肅樂以催科勞頓大發吐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菩薩戒覺請余垂問余曰現有三昧大律師在崑山曇華寺非奇過乎希翁急具禮屬余敦請余就道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大炬教十是夜復燃燭懇禱曰若請大和尚授戒夫病得愈求現瑞相禱訖見佛前數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螺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壞次日昧和尚至榻前希翁一見驚喜曰此即夢中所見也為秉燭授菩薩大戒病漸愈



三十

崑山葛朗玉緯錫琬有子樺堅同心竹喜好刻勸善書布施集太上感應篇廣疏法華感通錄刊板流通。酉七月初六崑城破父子俱匿後園草莽中兵衝入搜索獲胡玉朗玉在呼樺堅憤思救父從草間奮然躍出曰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銀即不殺樺堅疾應曰有引至梅樹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金與之兵感其意反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無損

初樺堅以上書屬余作序余草就戲語曰喬梓有此大善即有大難無妨矣未幾果應

三十一

嘉善孫籀字毅英十二歲往嘉興府預童子試被叢人推門壓死

一晝夜魂飛空中經靈隱寺過見十八番僧以手牽挽搜轉其魂送還原處夜半復甦身在黃王廟也後登進士榜到靈隱見飛來峰冷泉亭宛如昔所見乃悟番僧皆羅漢也任山西學憲回復至靈隱適遇建羅漢殿遂發心塑十八大像并懸扁豎碑以紀斯異焉

三十二

康熙辛丑具德老和尚鼎新靈隱大殿少一石柱無從購覓杭城屠居士名成鳳夢我冠者五人降其家語曰汝家一石柱可施我士問何用神曰助建靈隱大殿問尊神是誰答曰北高峰五聖也夢覺到靈隱察探果然其家祖遺一大石柱在三板橋劉家園內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聖尊神勸助者是也



三十三

乙酉遍地屠戮完鬼充斥婁東紳廉士廢屬余超薦余就大西關  
外地嚴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為淨土懺壇中堂誦華  
嚴下堂禮誦雜經懺并作法事余夜分親聞鬼嘯一夕焚疏羣鬼  
歡湧出聲市民葉華字瑞芝及庠友陶子安僕俱以不淨穢觸壇  
場見神槌擊而卒

三十四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檢得梓潼帝君  
勸行陰騭文讀而喜極即發廣願刊施流布為吏部尚書因竭力  
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轉展勸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  
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  
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穰災療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  
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顛人頓愈神像點首杜  
樹重榮種種異事庚戌二月龔公親為余說

三十五

撫州疎山白雲寺為匡仁祖師道場大殿上有多種靈異萬曆間  
一僧中夜在殿門外經行香燈久暗忽現大光僧驚推開殿門見  
泥塑散脂天王像立在傍剔燈後以天明其僧指出是此位又一  
孝廉在殿避暑張帷天王前裸形偃卧夢一神按劍呵曰汝褻慢  
至此不念是讀書人當一劍斬汝天曉睜眼視之恰卧在仗劍四  
天王前孝廉縮頸流汗懺謝改行

余乙未曾一宿疎山隔十年乙巳以緇白固請說法開建禪堂



知寺中異事甚衆青龍山倒栽柏為祖師手蹟龍王鑿石成山  
大井半幅袈裟遍覆五峰成白雲故額白雲寺永樂中賜內帑  
建殿大盜來劫見四圍皆棘門內列天兵天明來探空窺無影  
乃歸心道本禪師并捨賊船助建大殿今擁壁皆船板坐蓮葉  
看經者即賊像其遺迹也

三十六

銓部李自春號瑤圃丙辰進士素不近僧後三子皆天父敬泉就  
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望驚曰此十五年前見夢  
者也遂小叙歎洽齋畢問曰師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  
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固請作何事師曰華山大殿  
方造文殊普賢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諾

慨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為起一法名曰定智文殊像方就即生  
一子乳名智即今卯肇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  
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遂冠帶怡然脫化嘗語顯曰吾經亂  
破家地窖所藏搜掘殆盡止有華山所修薄善是他們挈不去  
底又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  
見到而自得受用處也

三十七

李夢桂字伯琴即銓部孫剛公長君也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  
僕輩通謀行事伯公極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僕送縣  
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偽報云已付獄又一日以名刺偽討朱三



氣絕僕復為報朱三已死于彼未幾伯公病。見朱三鬚子來索命家人以先共朦朧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為精神祭鬼伯公眼中所見卒不能解竟彼朱三殺死。

佛經言一切惟心造又言三昧惟心萬法惟識所以成佛成聖皆由自心縱墮三途亦由自心朱三儼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物耶曰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究可解心究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心之究對竟至自傷已命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歸泉下而所謂活朱三者方高冠大袖搖擺街衢不令人千古絕倒耶祖師曰莫教心病最難醫所以儒者慎幽獨禪門絕添漏為修行第一要着也

二十八

明太倉周孝廉以家貧不能上公車鄰翁頗富以百金貸之後孝廉成進士授京官多年不還鄉鄰翁懼禍家道耗盡因成病久卧床褥思念貸金心銜毒恨病久不能舉火恨益篤後周公回里忽憶前事問家人鄰翁在否家人具言貧病狀公蹙額曰是吾過也立以原銀外贈百金資至林前病人一見喜極咯然吐出一蛇病頓霍

余至友慧天師從吳門歸為舟中真義時秋水澄徹見河底一小蝦麻蟲作水氈延起至水面一盪即成峭壁連爆數筒次見一蟲延起師戲以青蘆一頂蓋下層又努力延起復一頂而墜連頂三次後此蟲竟不延起不墜級上岸爆出便成蜈蚣一念



之毒形骸立變真純其事怪如亡生心識有不思議蓋則有  
不思議變鄰翁以恨久而成蛇在處以每極而立變皆心識中  
不思議事所謂性具也惡既如此善亦復然華嚴曰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不於此可厭然大悟乎

三十九

太倉錢炳字伯程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昆陵學博七十餘陞富  
陽令慈恕越格一日鞠一大盜盜詐言寃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  
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然躍起撲公案錫硯  
向公胸一擲公痛仆地羣吏攢盜毒敵公蹶起一手摩胸却一手  
上吏云莫打莫打我這裏不疼矣聞者絕倒後返里篤志修行日  
誦金剛經加以箋註深得義趣臨終心遂靈通草自祭文及偈頌

命取清涼水快飲洗滂腸胃問清涼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  
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虛淨刹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已  
而復雋

四十

太倉黃攝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齋博學修潔  
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薦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萬  
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七晷佈施繼以膜拜聞者怪之役獻賊  
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教于僧感公德誓登城擊板念佛中  
夜佛聲震天獻賊怪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喜飯僧  
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賊誠勿擾寂然而過雞犬不驚後歸田堅  
修淨業已亥陽月疾稍愈余與其內兄王淵翁衝寒過其廬則四



壁張彌陀像為兩婦計矣乞余兩夜換菩薩戒余為極談惟心淨  
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次晨與言別  
剋八日必行屆期果不爽公亦為余親誦之

四十一

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者輔雖貴鎮終身不二色  
其立朝忠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茲略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  
僕與人爭訟進前層懇公必曰相府一大人猶另眼視况人乎必  
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  
來明日人入園適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驚拍公背曰老伯伯  
昨許我菊花亦公擡頭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幾  
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

汁畫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子緜小先生諱衡  
亦榜眼孫奉常烟客翁諱時敏篤奉佛教增修世德儉歲首倡糶  
官米兼煮粥濟民請瓶窰開谷大師至妻創興佛法孝廉陸允升  
字子就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  
烟客翁前生所積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  
就遍告人無不知者今子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揆次房孫原初皆  
進士一門厚德榮盛未艾

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堅修亦復希有每珠奕即盥漱禮誦聲琅  
琅達戶外嘗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  
缺一日每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鈐記非此世勇猛修習乘願再  
來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也



四十二

常熟譚憲卿統扶風家頗厚年過壯無子今族聲言欲來析產憲卿大恨立誓曰吾寧修捨則亦資決不為若輩分析乃費五千金欲興大悲懺壇卜地至亥墓見梵天開後地啟面湖景致絕勝乃陳願于剝石老人老人許之遂以香泥築地創成精麗懺壇壇就隨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四寒側室生一子衣胞皆白元配某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于亥墓立願云若我亦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令伯仲皆遊類焉

四十三

撫州金谿唐置縣初便有一神現身為青蛙稱青蛙使者至今顯靈其形頗巨色紺綠身負七金星有圓爪不類凡蛙今在水門廟每端坐一小榻受人禱祝但降福不甚降禍有相犯者但多化蛙亂集頭面或袖中被裡使人警覺時遇兵丁剝作二塊立成二蛙投入沸水蛙遂滿鍋嚴冬日入淨水碗洗浴隱顯不常多寡無定靈異非一

余以九江文燈巖道翁說丙午春仲從珠山留心徑訪初至水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主僧獲初念而示我余置左掌與說三皈五戒寂然不動說竟走盤壁如飛

四十四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睢陽張公祠正德初太守盧濬稱毀神祠誤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與奪目不堪下神附其口罵曰爾以



我為何人敢爾肆傲耶命其指墨走筆書云  
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風雷氣貫日兮虹  
霓月正明兮拔鎗將劍星未落兮擊鼓欲旗搗賊室兮焚寨竄賊  
肉兮充饑食馬草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誓與死戰兮身披鐵甲  
願為厲鬼兮手執金鉞亦莫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  
巡兮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京兮押案都統事兮陰司侍蓬萊  
兮殿直任鄴都兮獄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  
官資漫濡毫而染翰御世人兮皆知太守觀此靈異慚愧惶懼具  
牲醴鼓樂拜而昇神歸座焉

余庚子六月在江陰科試親見一友單裙紗袴慢睢陽被神  
擊死真君奇忠異烈日月爭光猛氣精英金剛不壞謂神明而

可侮慢豈智人也哉

四十五

余友徐亦史諱竊癸酉孝廉授黃岡令蒞任次遭民間回祿火後  
躬往編戶點名及二千家遂焚家中所挈二千金散民搭蘆蓆棚  
暫令棲止未久徵國課四千金入籍在衙明晨即起解大盜知之  
夜統五六十人從城頭突入衙內斬劈箱篋蕩無所有以救應賊  
遁次日呼解大進衙銀乃在堂前取地以蘆蓆覆蓋盜不知也

四十六

杭州俞春蛟因祈嗣立願齋僧十萬八千齋至四萬便得子某年  
城中失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逼其門四僧來索齋俞曰家將燬矣  
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為汝貯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



去反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歎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四十七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齋次索二碗默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授齋主命供家堂待有難過方啟一日杭城大火獨木舍得全事過憶僧語開碗視之乃下一碗書火字上一碗書水字也

四十八

嘉魚廿宣子諱民典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無子廣興福事夢上帝付一僧為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苦修幾十載本期出世乃竟墮紅福耶決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未幾生宣子中戊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擢兵部職方因彈劾宰輔

奉旨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懷危懼乃拉友十二人日夕懇禱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或放浪博蒲縱意飲啖反笑其迂後岳持禮懺諸公一一昭雪蒙恩釋放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樸老諱嘉慶因工部註誤亦在獄公日夕精虔頂禮大士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出蓮華不久得釋後出家跟杖入座下主席青原號哺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能救苦難真守之而立應也

四十九

三韓張龍宇諱大浩臨鎮黃州特忽夢一坐相韋馱持杆告曰汝住華房我反住茅屋汝葺殿與我張公問菩薩何處韋馱曰安國寺覺而立督人詣安國尋至厨下果有坐相韋馱在茅屋中繡側



欲倒大為驚異立發五十金蓋殿寺在臨華街係蘇子瞻習靜處  
顏塌已極張公曰神既示夢數當與余時開法武昌寒溪寺公  
躬造堅請重興安國余以戊戌秋經始創建殿堂成大禪席考之  
古誌南唐時捨宅建寺者名張大用今宋復興者名張大治知必  
前身後身也余因哀臨舉唱和集表明斯異焉

公總鎮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來甚顯靈公請至南郊復與  
典壽安古剎創殿堂浚池沼後築金鰲山成大名勝非乘風願  
力何能所至蔚建寶坊如此

五十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某憲臺素嚴暴巡方至  
州施君憚之乃具牲醴酒醴乞神力于關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責

尋方禱告汪指揮碎至大笑曰為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請我  
我教汝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噉侮慢而出施  
大惡之後憲司下操場汪首出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  
亂全圍皆脫施信手射九矢皆中施受上賞汪緡責六十棒幾斃

五十一

黃梅東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初亂兵丁蔡彌上山一兵欲驗肉  
身真偽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階隨顧狂自殺指久失忽為一婦  
媪所得以示文學蔣素公諱文素公以重賞易之命漆工仍續上  
完好如初壬午秋忽夢五祖謂曰念汝有續指之功令汝登卿榜  
當在八十名也己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力行善事修建平  
政橋勒宣聖石像刻金剛經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種種功德在人



耳目

五十二

孝廉張其光蘇州葑門人素好食甲魚每禩丙子登賢書夜夢一  
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不抹有禍醒以語妻  
曰姑俟之遣一佃戶捕得一巨鱉狀如鶴蓋縛以稱賀其光見而  
狂喜妻諫曰夜來所夢或此是乎勸放之其光曰物靈則能托夢  
此蠢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盃其光一日悉舖之當夕  
遂破腹發瀉不三日瀉死

五十三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世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  
大鄉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但性兇惡後墮業  
無數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內城隍下為蛇身既大而性不  
昏厭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啟為衆車碾爛蛇魂  
復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為蛇抵除風  
業余叩首哀懇陳不願閻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  
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苦求免為蛇閻君曰也罷只得帶餘報去  
乃命託生太倉衛為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剝臙滑  
長七八寸闊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  
水頻頻揩拭慚恨切齒後又此得獲徽州人稱蛇皮王二為余先  
君時時援此以為訓誡

五十四

漢口僧號弘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有豚一大僧苦勸買放



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此物夙世冤業吾不能殺也合掌禮屠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于寨下忽啼木賊心頭爛七日洞穿而死漢口人感動遂醮金定今故生養焉余往來漢上時寓此菴

五十五

高郵三塚鎮一村翁養一母猪生有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語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蓆覺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子持鐵方在河畔掘坎忽一蘆蓆舡至問埋何物予以死猪對舟子曰猪雖自死吾尚可啖也竟以蘆蓆一肩易之子頂蘆蓆回父大嗟歎余西堂卓源親見言之

五十六

太倉蓬閣鎮一屠戶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回已抵歲暮從妻索肉食妻答無屠人奮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自往房中坐向妻粧鏡臺照面以刀修刮眉毛薦地弔繩斷墜下頭劈兩開立刻命殞鎮人衆口傳述

五十七

金陵華山居道人不信因果食饗殫物後溺死門前戒公池中未幾託夢達照關黎曰我已為聰明日當至常住還債天明果然手居道人則疾走近前頻到庫房索物嘆習氣如故也酬債幾年畢仍死池中

此余華山典故一家皆知因果灼然者豈不可畏

五十八

蘇州劉錫元字石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慎稽道



過黔中田伯舟却亭臺一長而碑人志曰蔡宋將曹翰也予在唐  
朝為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屋塔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  
齋一堂隨聽經一席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  
偏將軍召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  
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  
遇願乘表故劉公振起舟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頃門欲擡一猪出  
號聲動地制竭買載回放之間門西園內呼曹翰即應公刊因緣  
遍布兼載黔查偶存集中

猪業重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余辛未  
時同公聽講台教於即中堂公口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  
猪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

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勲榮冠世曹翰乃恣意屠城致墮畜類  
累生酬積慈忍分途苦樂異報如此嗚呼能謂無因果也哉又  
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受殺時  
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  
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羹熟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咒  
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涕謝去

五十九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帳船若干命僕輩詣鄉索租適一徽商  
附舟偶見屠者縛一大猪殺商即解皮箱銀積之不覺露白沈僕  
執害心遂縛商人入大窰窰沈之河底船行去矣所放犬伸吟河  
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卸袋一坵即奔上岸如是者數



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駭絕以爲一探印得麻袋見內有人爲解  
放倒去水人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爲沈宦家物也由是  
引商牽犬攜袋獻之沈府主人命處之寒室不幾宿帳船歸點麻  
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問故僕曰偶風吹落水矣主命開宅門呼商  
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頓口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活笑焉此余  
弱冠時事也

六十

王公諱某選蘇州府同知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在  
公輿前斗噪跳擲公傳與告曰果有寃指我處所衆蛙遂羣集一  
處公命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鞭柄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  
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立  
爲抵命吳人因呼公曰田雞王焉先子庭訓嘗道及

六十一

嚴真王曉江蘇太學授邑佐偶朴一候吏忽猛省曰吾以富致官  
而復以賄略改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家資數十萬悉以  
檀施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中夜充林榻年九  
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新安友吳伯兼親見述楊嚴其人死驗其餘熱生處立見  
古偈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鐵鬼腹旁生藤蓋裏地獄脚板出楷  
定格刊也蓋心存禪寂則種種清而內疑情滯愛憎尤重觸而附  
物輕者飛越雲不下沉重者論墜石不上參積之一生末後自  
驗晚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火熱非證也示以生淨土



矣非曠世大達人歟

六十二

一賈客係遠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褲帶上每食時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呼曰佛爺你先喫同伴皆笑之忽途遇大盜賈客被殺斫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檢出腰間佛身有三刀痕賈人大哭叩頭高呼云佛爺救我小童隱道源監寺親見口述

六十三

江寧廬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彌勒佛一軀高二尺許曾與回子得銀三金回子夜昇像至家以大鐵鎚擊佛頭堅硬不動迸出火星回子回想頭頂銅厚乃擊肚腹彌勒忽開口出聲大笑回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吹送還本庵主僧旋

道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六十四

揚州一癱子泰興人病癱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洗澡摸着一磁觀音像遂供矮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忽夢一老媪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癱已久何能起媪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僧為剃男女驚異技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君母夫人施以重貲遂用建菴曰存濟今供像其中焉伊日侍者與舉揚表僧親見口述

六十五

明末一薇人姓汪僦居崑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嶽至普陀進香某年元旦已往東門玉龍橋下七矣忽店旁起火急報促回汪



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縱被燬吾不歸矣  
竟揚帆而往香畢回窺見四面店屋及瓦火間闕大門都焚盡汪  
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瓦日擊

六十六

癸卯余度夏安國七月望日黃州城外西門錯綜亂燒不捱街  
巷黃岡縣庭一塊陸火燒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飛火被燒獨  
齋公數十家如揚雲峰任季先等皆火逼險極竟安無損甚至有  
齋公住茅屋在火心者亦跳越過不燬

六十七

蘇州北寺鑄彌勒銅像爐方熾一貧女過解少小所佩一錢杖之  
蓋花欄隆慶也像成錢現于腹之正中劉去復現

此雖一錢難于富者千萬割所甚愛也華嚴知識婆須蜜女亦  
施一寶錢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嗚呼苟發大願回向求佛孰謂  
一錢少哉

六十八

順治丁亥年堯峰一行僧夜竊韋馱前燈油口出吳俗俚語云莫  
管他娘次日僧忽自反縛跪韋馱前呵云汝前日在玄墓偷喫一  
盤麵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令院僧驚  
懼代禮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闍聖無慈群勳立杵死罰跪定香一  
炷香將完衆扶掖上禪單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反縛  
跪床上衆揀灰內香果二寸香畢乃放禪衣白老師親見為余說

六十九



余丁未二月將下四祖卦竟忽一信符曰人遊虛塔焉見中  
懸一人急解下乃常住火頭也問何世看經乃曰見三鬼押我父  
索債繫我于梁也問何債曰我久去安人名途十八為糧長先收  
此三人銀三百金別用去獲遺害為三人故來索債也言訖仍震  
掉發顛余為領眾澆淨誦呪獲解安於房教大紙錠焚馬僧  
見鬼拍掌領去遂立醒

七十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憤一日醉往梓潼  
廟見帝君像指而嫚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饗祀乎同  
上神座盡力推像踏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  
汝二狂生前世上作幾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  
分矣何為狂妄放肆毀壞吾像惡至此極乎立付地府鞠治家人  
驚悸連夕遽起聖像卒不救而死丙午余在閩親聞此事

七十一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蔵殿忽一親戚饋狗肉至  
信者麾令去曰莫見戲慢者曰大人不見小過信者倉皇避至門  
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獻菩薩繞舉至空中忽一推榻地倒  
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撻百刑皆  
受以頸陷枷枷上火起遍體燒爛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  
今汝來者証知彼受苦傳示人世耳勅令回陽遂甦否品夫淳和  
尚及廓門西堂親述

七十二



建昌府南門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乙巳七月某日買牛肉就  
淨土寺僧鍋烹煮王與小兒手刮絲衣小兒忽見一緋衣婦人頂  
負一大鏡入戶以手指王王即跪下旋見一雷神以椎擊之大火  
一噴隨出外發聲王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人不能識余是  
秋適在建昌景雲寺去淨土寺數武侍者無不往觀

七十三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九月教俗子攜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即  
於塔戶洩溺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杯盤壺竿星飛  
餘人盡擲之塔下塔隨回祿今復修整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塔  
在延慶寺衆舉子較藝寺中一生就塔遺溺旁有駭者曰塔靈不  
可穢生曰僧去教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發狂悖引刀

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投水死錢希穀州侯昆仲述

七十四

全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暗地屠狗余朝夕  
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糞  
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齧哀叫而死

七十五

崇禎丙子科無錫顧秀才因鄉試寓長干報恩寺僧舍偶晝寢忽  
夢作白鶴飛翔空中心甚快樂飛至雨花臺畔見一人家堂房嚴  
麗扁對精雅一一悉記飛入內庭見數女人擁一婦分饒鶴忽眼  
花遂墮盆中合家稱慶鶴驚念曰吾本來鄉試若為人後吾必死  
矣乃絕叫而醒則僮僕圍爇久矣次日秀才錄扁對命僕尋訪一



一儼在乃中年無子一富翁也翁聞悲愴到寺識認厚饋秀才曰  
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余亦在南中預試見聞歎  
誌

七十六

嘉定黃韞生父中年艱于得子力行善事勤誦白衣經忽夢大士  
抱一孩兒送曰念汝勤苦誦經行善尋得一絕好秀才與汝須善  
養之初名金耀為名士次改淳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感憤世變乃  
與弟偉公同縊于北門外佛殿中

昔余於試地頻頻見韞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  
曰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忠  
節凜然真好秀才也

七十七

吳鍾繇字鸞釋號霞舟毘陵人素為名宿六十餘成進士初任長  
興令累遷至粵西司臬中酉間因經國變遁至周山輒自念曰吾  
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幾  
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內  
寓文廟中先聚薪為龕中設高座圍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  
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虜于毘陵張濬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  
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焚軀總為君念及至  
今猶涕淚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季子公及同寓虔州東溪寺見  
紀實刻本

七十八



狀元史大成號立善前生為宰沙其寺僧號大成為寺收蓋接眾  
飯桶若淺不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為常不記年數史封翁素積  
德蓋一巨器成飯供佛後用作蓋飯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  
入戶索之無跡遂誕立善即名大成持胎齋雖中大魁戒行如故  
前生一僧為道友尚相攜作伴

七十九

蘇州石湖民姓楊初以赤貧為穿窬知一老媪薄有所蓄黑夜穿  
墻入房見媪燈下標紡乃匿床後伺之忽見一青面鬼歎以圈套  
其項媪即停紡歎曰何苦為人不知帶死遂起身尋繩穿梁作圈  
登杙子上帶鬼推倒杙子以雙手掣擊其足盜狂駭忘己是盜大  
駭高呼曰速救人媪有三子齊排闥入倉忙解救母得不死叩首

謝盜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君何自來乎盜聞言猛醒曰阿呀  
阿呀我實是歹人也因貧極為小盜希圖活命適見青面鬼害汝  
令堂不覺絕叫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大  
恩人必圖報德乃留宿款待天明以十金贈之勸做好人盜感悟  
改行以金作本經理貿易致家千金石湖稱小殷戶焉此明末年  
事也石湖僧俗屢述甚悉

八十

金閭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莫得一見戊午四月十三  
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冠紫陽巾披藍鑲道服者呂祖也子勿差  
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頭  
令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濤聲洶湧張



目偷視似在大海而浮空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  
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暮頭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生乞  
丐三月方達吳門

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為之稍一躊躇不然退縮二祖立雪斷  
臂靜靈法師因唐武成教扶陽柱樹稍落第二念能為此乎吳  
生求仙遇而不遇非第二念為害哉友王孟和居士親見而說

八十一

饒州鄱陽縣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墳庚子六月一商進亭飲水  
見一算命瞽者與引路童子在内遂令一推算算訖商開挂箱取  
銀相酬連解幾包並無碎者乃取指頂大者酬之商去不數十步  
瞽問童子曰吾一生算命從未得此塊大銀此人箱中有多少銀

耶童子曰連開幾包皆整錠其銀正多耶瞽遂絕叫商人云來來  
吾揣骨相如神更為汝一相商返至亭瞽者即與遍身揣摸噴噴  
贊美漸揣至喉頭驚以雙手緊扼抵死不放手商立刻氣絕乃與童  
子拖擲荒墳叢草中正欲攬挂箱去忽軍兵一隊亦下馬入亭飲  
水一兵見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見一死屍通身火熱高叫云此屍  
僻處更無別人必瞽者二人謀死乃拔刀迫脅童子曰汝為甚謀  
財害命乎童子驚悸指瞽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眾兵遂亂砍瞽  
人立剝作肉泥取箱去押童子到府亦杖死  
算命非殺人之術瞽者本無殺人之心一聞多金殺機遂動殺  
機一動遂即滅身可知人生世間生于善死于惡生與死存乎  
機周子曰誠無為機善惡機之可畏一至於此可不慎哉余法



詞九屏鵬子住鄱湖親見來雲居說

八十二

媪吳氏濟寧人隨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極剛暴獨好佛年四十三歸依水鏡禪師遂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留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靈給遂說偈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團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削髮跏坐而逝越三年放龕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為漆身建菴供養額曰坐化今在府學宮側

八十三

桐城方氏以事獲譴至寧國塔閣門虔懇歸命佛天朝刺持準提

誦金剛暮則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闔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果得生還方與三兄癸卯在黃州口述

八十四

余友許自俊字子位嘉定籍癸卯同在黃州謂余曰弟前生乃天竺寺檢字紙僧也余問何據許曰關中夢身是僧號房前置一篋一竹夾旁見同邑友吳靖元字順禎亦僧服前懸一腐袋自言前生在某寺打齋供衆也取其表揭開內有字二行云吳某欠許某米一石三斗銀一千兩登賢書後二事皆驗子位庚戌榜中會魁第六



八十五

餘杭縣玉霄宮一道士每日對龍潭誦度人經忽一龍神現身曰  
老師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吾當每日供  
乳二斤自後供奉者十載忽數日不供道士依舊對潭誦經龍神  
復現道士問何以近日不供乳龍神曰此乳原非吾宮中所有因  
部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吾得抽其羨餘供奉老師數目前董  
七已死今其父管店用十六兩准秤吾不能復抽故不來供非敢  
失信也道士大感歎

八十六

崑山王燾字延符戊午孝廉選楚中隨州知州因流寇大至度勢  
不支乃死節州堂隨身一僕踰城逃難慮大兵過夜匿城下亂荒  
中獲間忽見排衣判官偕教鬼吏張燈至點死屍一一唱名登簿  
鬼吏報王僕名判官曰此人前世曾積善陽壽未盡尚得還卿何  
得亦死於此乎竟不登簿鬼使去僕復走因貧病不能便抵崑其  
妻在家初誓堅守後因絕耗親屬勸之改嫁人眾臨門已登轎矣  
僕忽到相與宅歡迎眾復得完聚焉

八十七

太倉潮音菴僧允修三際替法師之徒也在家性惡好毆妻妻臨  
死立誓曰我死必為蛇報汝允修嘗以語人且曰今為僧年久  
離鄉又遠寃必解矣一夕法師手摸一蛇呼眾驗出勿傷他允修  
卧榻恰在法師單後次夕夜半燈火猶在允修絕斗云蛇來也眾  
排戶視之已斃矣



自知有定對惟修行追薦方可解冤免修但以路遠年深謂可  
俾免業報 至嘆勝何及故

八十八

泰州一僧疏其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為某處地歲駭監院性頗  
慳不浪用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輒見監院現  
形初為兩單僧整鞋而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歲華冠復  
嬉笑而去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  
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追薦法事訖  
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為顯口說

八十九

杭城市民王仰泉初為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後因病見羣羊索命  
心懷怯懼遂翻然改業長齋事佛親誦金剛經三歲晚因禪師啟  
迪復晝夜禮拜法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待佛  
來纔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見闍莫  
不感歎

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  
年縱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者比屋皆  
是孰能如此若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樣足徵佛言  
不妄矣庚戌五月總賢師說

九十

鎮江京口渡一徽商附漁船過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  
放中有整銀不覺漏洩漁翁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



處故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暮以大網裏商人擲之江中網順  
流而下出浹波濤至守汛地處其中兵丁忽見大魚浮空一擲競  
來攬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漁翁解至將  
軍府殺之銀仍歸商人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揭喉二公自鎮  
江來目見口說

九十一

江北沈生幼廁糞宮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殊  
筆塗抹回家暴亡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  
枷苦楚難忍父為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坤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  
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  
流通為子懺罪

九十二

平湖給諫馬嘉植字培原甲戌進士操行清正內外洋潔奉差任  
外時因某衙門解欠糧陳明甫二吏至橋扑死馬公從之元旦掃  
墓忽見二鬼陳寃馬公曰此某臺憲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  
為替身原非本犯若老爺賜一駁因我印辨明以雷霆之下不容  
置辨故負寃而死今我二人雖不索命老爺不久亦當謝世為請  
圻城隍矣馬公聞言大惡之遂持壽杖攬重寶石奇老人披削法  
名行旦號僧祥清淨修持已十二年時寄居東湖化城菴與主人  
慈岸師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雞子夜分後見二吏現前告曰老  
爺以破齋素勢不能留某日當赴番州矣馬公悔恨至期日見候  
久而逝





